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朝飞暮卷 云霞翠轩
雨丝风片 烟波画船
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牡丹亭·游园

满堂娇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MANTANGJIAO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扫雪煮酒 著

良辰美景奈何天 便赏心乐事谁家院



宁夏人民出版社

满堂娇(一)

Man jiang jiao

扫雪煮酒·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堂娇 / 扫雪煮酒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227-04117-7

I. 满… II. 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2617 号

满堂娇

扫雪煮酒 著

选题策划 苏 静

责任编辑 李 莉 戎爱军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责任印制 吴宁虎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杨宏峰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69

字 数 92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117-7 / I · 1093

定 价 81.40 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主要人物表：

王慕菲 平民小户人家的儿子，诱拐富家少女尚真真，后考中举人

尚真真 富商爱女，不肯嫁给表兄逃走时遇到王慕菲，失身嫁他

姚滴珠 中小商人爱女，父亲出海做生意，无人管束，胆大妄为，对王慕菲有好感。

尚家：

尚莺莺 尚真真长姐，嫁与松江首富李家九公子为妻

李青书 尚莺莺之夫，小两口妇唱夫随，其实大事还是他做主

尚员外 低调巨贾，老婆跑了很多年也找了很多年。老婆第一，女儿第二，生意第三

王家：

王老太爷 明朝中后期的小市民极度热爱金银

王老夫人 热爱金银，重男轻女，爱虚荣

王素娥 王家长女，嫁过两次老翁，很有手腕，抢了妹妹的未婚夫，婚后对妹妹很好

王青娥 王家小女儿，与真真相处得极好，虽然平时胆小，但在决定自己终身大事时十分勇敢

目 录

第 一 卷 盛夏卷

第 一 章 桃花镇(上)	3
第 二 章 桃花镇(中)	10
第 三 章 桃花镇(下)	16
第 四 章 爱女之心(上)	22
第 五 章 爱女之心(下)	29
第 六 章 初见公婆(上)	37
第 七 章 初见公婆(下)	44
第 八 章 赏雪(上)	52
第 九 章 赏雪(下)	58
第 十 章 公公婆婆搬来住(上)	65
第十一章 公公婆婆搬来住(中)	72
第十二章 公公婆婆搬来住(下)	77
第十三章 第一次 PK(上)	85
第十四章 第一次 PK(中)	90
第十五章 第一次 PK(下)	95
第十六章 才女初露锋芒(上)	101

第十七章	才女初露锋芒(中)	106
第十八章	才女初露锋芒(下)	113
第十九章	送子观音(上)	119
第二十章	送子观音(中)	127
第二十一章	送子观音(下)	131
第二十二章	喜事(上)	137
第二十三章	喜事(中)	144
第二十四章	喜事(下)	151
第二十五章	谁管家?	157
第二十六章	捉妖(上)	164
第二十七章	捉妖(中)	169
第二十八章	捉妖(下)	176
第二十九章	初一	183
第三十章	十五(上)	189
第三十一章	十五(中)	195
第三十二章	十五(下)	200
第三十三章	青娥的婚事(上)	205
第三十四章	青娥的婚事(中)	210

第三十五章	青娥的婚事(下)	216
第三十六章	郎情妾意(上)	221
第三十七章	郎情妾意(下)	225
第三十八章	青娥抗婚(上)	229
第三十九章	青娥抗婚(中)	233
第四十章	青娥抗婚(下)	237
第四十一章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上)	241
第四十二章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中)	246
第四十三章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下)	250
第四十四章	我的银子我带走(上)	255
第四十五章	我的银子我带走(中)	259
第四十六章	偶遇滴珠(上)	264
第四十七章	滴珠发财了	268
第四十八章	易嫁(上)	272
第四十九章	易嫁(下)	276
第五十章	离心(上)	280
第五十一章	离心(中)	285
第五十二章	离心(下)	290

第五十三章 相争(上)	295
第五十四章 相争(下)	300
第五十五章 调停(上)	305
第五十六章 调停(下)	310
第五十七章 初尝艰难(上)	314
第五十八章 初尝艰难(下)	319
第五十九章 姚小姐的磨难(上)	324
第六十章 姚小姐的磨难(中)	329
第六十一章 姚小姐的磨难(下)	333
第六十二章 真真的觉醒(上)	337
第六十三章 真真的觉醒(中)	342
第六十四章 真真的觉醒(下)	347
第六十五章 归宁(上)	351
第六十六章 归宁(下)	356
第六十七章 此长彼消	362
第六十八章 碰壁	368
第六十九章 嫁妆风波(上)	373
第七十章 嫁妆风波(下)	379

第一卷 盛夏卷

第一章 桃花镇(上)

大明松江府有一处所在名唤桃花镇，出产极好的水蜜桃，每到初春二三月间，所谓万枝丹彩灼春融是也。十里桃花盛开时，常有那附庸风雅的士子去吟诗作对，就是浑身上下铜臭味的商人们，也要借他几片桃花破破俗气，将一两个小唱，随三四个篴片，去走七八里路儿，享那十里桃花的美景。

却说那桃花深处有一户王姓人家，搬来才几个月光景，小两口儿租隔壁秦老汉几亩地种棉花过活。白日里两个手牵着手下地，到晚来家，点一盏油灯，男的读书、女的纺纱织布到二更，烫两杯自家酿的酒吃了去睡，极是恩爱。

这一天落大雨，秦老汉无事过来寻王小哥说话，见他桌上几本《论语》、《尚书》都翻烂了，感叹道：“我家那两个孙子若得王小哥一半就好了。”

王小哥笑道：“老伯说哪里话。”他的浑家放下手里的木梭，搬了个方凳到窗边，请秦老汉坐了，又去灶前吊罐里舀了一大瓢开水，烫了两个茶碗，送上两碗白水来。

他浑家尚氏一双小脚只得二三寸，似这般小脚的妇人休说下田做活，就是略多走几步路儿也要人扶的，尚氏却合寻常大脚农妇一般下田做活，捡棉花打猪草，极是操劳。秦老汉甚是敬她，站起来接过，笑道：“听说县衙门口贴了告

示，学道转眼就要来松江，小哥为何不去考考。”

王小哥苦笑道：“才搬来不久，衣食还不周全呢，哪敢痴心妄想。”

秦老汉道：“小老儿痴长几岁，也会看人面相。小老儿看小哥的面相却是大富大贵呢。小哥的文章也还过得，何不下场走一番。就是考不上，也不过误几天工罢了。”

王小哥有些意动，捧着茶碗半日，方道：“虽是这样说，只怕人家攻我冒籍。”

秦老汉笑道：“这个小哥不必烦恼，我家大女婿在县里做书办，叫他与你做保山就是了。”

王小哥大喜，拉浑家郑重与秦老汉作揖，又叫她去淘米杀鸡。秦老汉道：“紧邻何必如此。”家去说了一声，到底将了一尊酒过来。

尚氏下厨整治了一碗川炒鸡、一碟韭菜炒鸡蛋，又冒雨去村头豆腐店买了几块豆腐干回来，巧手煎炸，几样菜秦老汉吃得赞不绝口，大醉而去。

客人去了两口子方正经吃饭，王小哥把自家碗里并不曾动过的几块鸡和几块豆腐干都夹到娘子碗里，笑道：“老人家喜欢吸筷子夹菜，这几块是我先夹出来的，你吃吧。”把那几盘残羹挪到自家面前，又笑道，“有秦老做保山，我进了学再招几个学生，也省得真真你日夜操劳。”

尚氏自灶台取来一碟咸菜，笑道：“我若是图衣食富贵，嫁你做甚？”把那几个剩菜盘子搬到灶台边的泔水桶里倾了丢在锅里，回来又道：“亏你怎么吃得下去，都是老人家的口水呢。”

王小哥晓得她素爱洁净，转口笑道：“若真是进了学，还有花钱处，咱们还有多少银子？”

尚氏道：“还有二十两整不曾动用，不晓得够不够？”

王小哥叹息道：“省着些必是够了，只怪我当初不懂事胡花海用，如今拖累你。”

尚氏笑道：“相公你又来，几两银子值什么？你既是要考，还要抱抱佛脚儿，明日天晴了你休下地，只在家看书罢。”

王小哥哪里肯，抢着洗碗扫地烧猪食。因天色还早，王小哥替妻子把纺车移

到门边，自家也捧了本书读到天黑。第二日天晴，他照旧合娘子一同下地锄草，只早晚苦读，那尚氏甚是贤惠，苦劝着不叫他做活，只要他专心读书。

苍天不负有人心，果然就教他低低进了一个学，有那二十两银子打点学官和县太爷的礼，人也不十分为难他。镇上那几个十多年都不得进学的老童生酸气冲天，却怕秦老汉的女婿的权势，不过在家跳脚，背后骂几句罢了，当面还要和王秀才称兄道弟。

还亏得秦老汉约了村里人集份子，拢了约有十几千钱来贺他，因他进了学了，就不肯种田，要教几个小学生糊口，秦老汉又替他两口子主张，在桃花镇上典了几间房居住，剩的几千钱买家什，修屋顶，随手都用尽了。

他那些间房外边有个大院子，墙根还有几棵大树。收拾出一间大房，摆了一张桌一把椅子，秀才娘子当了耳上一对一点油的金丁香换了一方砚两块墨几杆笔，王秀才取张纸写上“私塾”两个大字贴在门板上。不到一个月就招了七八个小学生，无奈学生小束脩不多，两口儿反倒过得不如从前种田织布，然王小哥是个崭新的小秀才，又拉不下脸来回去种田，全靠典当旧物过日却不长久，那尚氏就有些计较。

这一日清早起来，王秀才扫地，尚氏当后窗放了镜子梳头，道：“阿菲，自你进了学就不许我再纺纱织布，我闲了这许多时候，却是不惯呢。不如把织布机收拾出来，也好补贴家用呢。”

王秀才摆手道：“从前那是没法子，叫你日夜操劳，还吃人家笑话我是靠老婆养活，如今天我进了学还养不活老婆，岂不是更叫人耻笑？咱们苦这几日，到年底学生们送了年礼来就好过了。”

尚氏微微点头，心里却不以为然，她心道穷得都没有饭吃了，还要那虚面子做甚。梳洗过两口子吃了早饭，秀才自去书房教孩子们，秀才娘子央邻居来收拾织机藏在厨房隔壁的一间空屋，又去旧主顾处赊来棉纱。过了十来日，手里积了些钱，割了两斤肉、沾了几斤酒来家，叫相公去请秦老汉来吃酒。王秀才问她：“你又当了什么东西？”

尚氏笑道：“不曾，不过替隔壁张家阿花姐织了几天布，她分了我些工钱。”

王秀才道：“无钱谢秦老叔也罢了，他晓得我家景况呢。下回休要这样操劳。”

尚氏还是点头，待秦老汉来了，数出几个钱来叫相公去买酱，央秦老汉道：“自我家相公进了学，就不许我做活。奴家晓得他是待我好，只是我不做活家里过不得。如今又不用种地，白日里不过一日三餐，奴家却是闲得慌呢。就是街东头刘秀才那般有钱，他家娘子女儿也要织布做活。还请秦老合我家相公说说，叫我照往日做活就是。”

秦老汉晓得秀才娘子几件衣裳都典当净，这样天气只穿着件洗的发白的蓝布大衫，可见他家日子艰难，也觉得王秀才是过于要脸了。他在席间就挑了个机会合王秀才说：“街那头刘秀才家娘子不是一样织布？你娘子说在家也是闲，织几指布换些零钱也好。妇人家多是好吃懒做，你有这样贤惠的娘子，禁她做甚？那些闲话理他做甚。”

王秀才依了，送到秦老汉，回来抱怨娘子道：“实是舍不得你操劳，为何还要央人来说，叫人家说我的不是。”

尚氏只是笑，笑得王秀才吹熄了灯抱她入房。第二日早上两个高高兴兴起来，王秀才就先把织布机搬到堂屋光亮处。尚氏又照从前劳作，夜夜都做活到三更，到得年关居然还存了两三吊钱。

王秀才去买了个大瓮，把钱换成碎银投进去，泥封上留了小口，笑道：“存到十两，请你吃鸡。”

尚氏低头咬断线头，把换了新面子的棉袍拍了拍，笑道：“前几日阿花姐说过了年不织布了，叫我合她一起织素绫，极是有赚头的，存十两却是容易。”

过了年又有几个小学生来投，正月里束脩自然要丰厚些，各家都送有一挂咸肉几条咸鱼，王秀才就叫娘子煮吃。尚氏算计了许久，只留下一挂咸肉两条咸鱼，那些礼物都托阿花拿到她娘家镇上转卖，得来的钱投到瓮里。

她自家又肯吃苦，心思又灵巧，织出来的素绫一匹要比人家的多卖五分银子。积够十两银子正是收丝的时候，她就拿去收丝，收得的丝并不卖给客人，却是送到当铺里边，把当的钱又去收。如此反复。等到大客人来时，小小十两本钱

滚出七八担丝来，除去利钱，十两滚成三十多两。秋天收棉花，又是这般当当，到第二年过年就有一百多两银子到手。

十来锭大元宝摆在眼前，王秀才就想买大屋，还要买使女。尚氏不肯道：“阿菲，这些银子留着明年去外镇收丝，怕不是又能滚出几百两来，到那时再买大屋如何？”

王秀才想到尚氏的娘家就是开织布坊的，他将着尚氏回来已经两年，正是要叫尚家晓得他们回来，娘子做这个生意，想必尚家早晚晓得消息，就熄了买房买婢的念头，笑道：“我只会读几句死书，论做生意实不如你呢。真真，你怎么想就怎么做罢。”

尚氏叹息道：“当初实是我不懂得生活艰难，带出来的数千金珠都随手花去，若是早些开窍，也不叫你教书辛苦。”

王秀才也后悔当初花费太过，若是有那几千两银子做人家，说不定已是巨富。还好那尚家极富，又听说是极疼爱女儿的，将来造化也未可知，因搂着娘子的细腰笑道：“换作才成亲的那年，我两个可想得到我会教书你会织布？”

尚氏轻轻笑起来，道：“其实这苦日子也有滋味。”因火盆上热的酒沸了，推开相公提起酒壶，又去厨下蒸锅里取菜到卧房，两口子吃酒不提。

午后秦老汉亲自来请王秀才去吃酒。尚氏独自在家，因是年下，也不到隔壁去耍，只掩着院门等相公来家，依旧在堂屋织绫。

才织了寸把，就听得有人在外头敲门，问：“这里是王慕菲王秀才家？”

尚氏以为是人家送小学生来，忙高声应道：“就是，王先生吃酒去了，大哥明日再来罢。”

外头静了半日，才有一个熟悉妇人声音问：“真真？”

尚氏闺名真真，也只自家丈夫无人时叫几声，听得有人这样叫她，手下抖得一抖，外头一闯进一个珠玉满身的妇人来。头上是昭君套，上身是一件石青刻丝灰鼠披风，面容却和她有七八分相似，一边抹泪一边笑道：“妹妹，叫姐姐好找，原来你在这里。”

尚氏忙接出来道：“姐姐……你是怎么寻来的？爹爹他，可还生妹子的气？”

尚莺莺拉着妹子粗糙的手，上下打量她，妹子浑身上下都是粗布衫裙，心痛道：“当初你姐夫做不来事，叫你吃了这几年苦，爹爹其实想你呢。不如跟姐姐家去罢。”

尚氏满心喜欢，笑道：“这三四年无一日不想念爹爹和姐姐姐夫呢，妹子就去叫阿菲回来，同去见爹爹。”

尚莺莺却不回话，在妹妹几间屋里转了转，叹息道：“没想到你过得这样穷日子。”

尚氏低头看脚尖，好半日才道：“妹子从前不懂事，不晓得银钱得来不容易，那半盒金珠都胡乱花费了。其实……自阿菲进了学后，我们存了十两银，妹子做了些小生意，今年也挣了有一百两呢。”

尚莺莺看妹子还似从前心直口快，捉住妹妹的手落泪道：“一二百银算什么，如今却叫妹妹这样喜欢，还是跟姐姐回去罢。那个拐子，由他去罢。”

尚真真听姐姐意思是叫她弃了相公回家，立时甩开姐姐的手，道：“虽然这几年过的都是穷日子，妹子合他真心换真心，过的却是快活。爹爹若是认这个女婿，就有真真这个女儿，不然，只当真真死了罢。”

尚莺莺劝道：“妹妹休要糊涂，还是弃了他和姐姐回去罢。”

尚氏咬唇，只是摇头。姐妹两个相持不下，外头又走进来一个华服公子，却是尚莺莺的夫婿李青书。李青书和真真对行礼毕，方道：“方才我命人四下里访问，都说王秀才待浑家极好的，莺莺，何必为难妹子呢。”

尚莺莺指着尚氏的一双小脚，怒道：“我妹子在家走路还要人扶呢，还要合他一同下地摘棉花，这叫待浑家好？”李青书也不合她争吵，拖过妻子出门，对送出来的小姨子道：“妹子休要伤心，容姐夫回去劝劝她。必叫你合泰山大人合好。”

马车走几步又停下，李青书跳下来递给小姨子一个小匣儿道：“这里有几锭金子，你姐姐叫你将来去零花罢。”

尚氏摇头不肯接，李青书笑道：“几时改了性子？”因真真不肯接，想了想，用力丢进她家院子里，掉头去了。

尚氏站在门口一直望着马车出镇，才擦了眼泪回头从雪地里寻出那只匣儿，回房里取根铜簪拨开，里边除一把各色花样金钁子，还有乃姐方才戴在手上的两个宝石金戒指，两双金镶宝石镯子。

尚氏把匣儿收起来，随手搁到盐罐边。心里感激姐姐，又想到老父，又掉下泪来，有心家去看看，只舍不下相公。爹爹和姐姐不喜欢相公，要她弃夫回家，这些话自然不好合他说起，是以晚上王慕菲回来，她就不提姐姐来过。

晚间洗脚上床，王秀才合尚氏商议：“真真，我去年岁考只在四等，府学里众生都说我中举没指望呢。今年我偏要挣口气。我早晚要读书张罗不到家里，还是要寻个使女与你做活的好，年节下来了客人，有个使女也好看些。”

尚氏摇头道：“一个使女也要好几两银，还要张罗吃穿，总要十两吧。挑水劈柴为妻做不动，一日几个钱寻人来做就是。洒扫这些小事，也不消日日做得。十两银的本钱能做许多事呢。”

王秀才沉默许久，道：“却是为夫没本事，娘子如今越发的会过日子了。”

尚氏微笑道：“只要相公青云得意。奴家吃些苦算什么？”

王秀才也有些感动，执娘子的手道：“为夫定当与娘子挣凤冠霞帔。”

真真想起那匣金珠，几次要开口说明，又不好提她姐姐说的那些话；要叫她说谎，她又不是那样人，忍在肚里难受，在床上翻来翻去睡不着。滚到天明，起来烧水做饭，看到那个匣子，越发觉得拿在手里滚烫。就使砍柴草的砍刀在灶后挖了一尺深的坑把小匣埋起。王秀才心里装的都是金榜题名，中举人考进士做大官，实不曾留心娘子异样。

却说镇上有一个富户要请王秀才去坐馆，赶着还在过年，清早来请他去吃酒。尚氏送相公出去，就紧拴了院门回家。要趁这几日空闲做几件春衣。她在窗边飞针走线，听得外边她爹爹的声音喊：“真真开门。”